



巨

崖

題

詩

——當疾風閃電般劈開你倨傲的額
你確是傳聞中那座沈入汨羅的巨崖——

再也錯不了了。
必定是那江海噩夢般的嗚咽
引我來這神話與詩的國度
漫步於你放逐的行徑
並仰歎你不朽的聲名與孤獨
漢北江南一隻單飛的離鳥
曾在此吟哦家園的憂憤
感喟故園的殘破。

但再也錯不了了。
我彷彿是知識的渴求者
面對夕照的江渚，千里怒風
揚起我黑亂的髮，我定是
來尋那答案的。

是中國這部線裝大書
引我到這白鳥棲宿迷信阡陌的南方
激流逆泳的孤舟上
我看見一羣發光的奔魚
負痛越過重重混沌歷史的浪尖
一株香蘭在突兀的礁岩上拭淚
一種含光的愛，沈重地滴入無聲的迴漩。

我彷彿尋著那答案：

（我已栽育了九畹的菊花，又種植了百畝的蕙草，種上一隕隕留夷和揭車，等待適當時機我將收割）
但我鍾愛的女子斥責我並且離開我
將她的美麗嫁給艾草。
在波光冷冽如鏡的江面
投下我修長憔悴的身影
枯木般佇立於無際的蕭條
並且聆聽風雨再次以肅殺的顫音
呼喚我堅貞的姓名。

我行吟澤畔，自比為你隱去的龐大形象
有人在崖壁題詩：

我獨獨愛好修飾成了習慣
即使將我肢解也不改變
（當我再次聽見雙槳擊打江水的聲音
也曾猶疑那自家鄉波波啣來的鄉音）
俯拾漂浮前來的詩冊
我讀到：

那不羣的禽類
在製造不出回音的空谷
因為歌唱永恆的愛情而啄痛自己碎裂的肝腸。

暮雲深處，我彷彿得知你的答案。
於是你翻身躺下聽四方讚歎與呢喃
一截青衣
緘默又固執地相信
最深最冷最無情的江底
將是最美的歸宿與結局。
給屈原
註：蕙草，留夷，揭車皆香草名。